樂全集

八

世以還地震之異未有若今茲之甚者謹按前志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茲謂不陰夫坤為陰體臣道也妻道也外國之道也陽薄於陰而不能勝相乘而震且定襄之地直王城西北正在乾位君德所在天之警告夫豈虛發先春雷震者臣謹按前志雷當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因雷出地皆悅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雷本陽氣有人君之象故先時而聲猶陽不閉藏發

用正人去邪慝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而保其宗廟此孝之大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設或迹存而理異或治久而姦生必踐而行以為無改於祖宗之道尚安足以為孝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弊之謂道遵常守故非聖人之事因時損益乃建治之理昔先王之作為爵祿賞罰臨事而制宜是以為天下之主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若政無

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引諫官隨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即從而諍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跡也至代宗時元載為相邪慝不法懼為人言因議凡羣臣奏事皆先開之司長官關白宰相而後得上聞時顔真卿疏奏曰往日李林甫欺君擅權姦驕用事羣下指言者率皆因事陰中傷之猶不敢顯為條約以絶言路以為元載之惡過于林甫也惟在陛下開延讜直虚心接納無限卑遠茍造滕而有益雖犯顔而必恕以通天下

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其惟廣言路乎其四曰重圖任何謂也臣聞書曰鄰哉臣哉此帝堯所歎以為與己密近之臣必有德也又曰欽四鄰此帝堯所歎以為在己左右前後之臣必正人也故春秋之義以為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夫國之所謂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動靜休戚義猶一體宰相之職朝夕王所論道官材圖議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不至王庭面不見旒扆言不聞君聽者乎大

賢路禮義廉恥何以訓下自餘三事任政之臣志行忠邪材智深淺必料陛下知人之明悉存乎聖慮矣其五曰正有司何謂也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故尊者主要卑者任勞所以正位分明堂陛也人君逸于任使垂拱而治三公論政九卿分職羣有司各事其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領而襟整衆務百職各安其局今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杪之細莫不關决衡石煩黷天衷三公不修其

職而猥侵羣有司之事羣有司苟諆期課莫安所守上下姑息習以為常偷慢懷安風俗益弊臣愚以為方今國體所繫政府而下分職之重臺省備矣而豸冠之匪躬之士蒲規鮮替否之言當衡鑑者循資格而無賢愚之别絶勸賞澄清之義運計籌者張空簿而責錐刀之末無斂散輕重之權政失其本事忘其舊其所名弊由來漸矣臣愚伏願陛下少運神智詳思世務諸如此弊宜有興改撮其機要謹其關柅莫若擇任三吏切摩治

其七曰示戒懼何謂也臣聞書曰惟天降災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是故或無災以傾其邦或有災以興其國無災者驕怠所以起有災者戒懼所由生故堯湯遭水旱之期中髙有桑雉之異一則以有備而無患一則以修德而弭妖今兹之變亦在陛下惟德之修而已承弼之臣戒其權重者侍從之臣戒其阿諛者帷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勢掖庭嬪御之嬖戒其燕溺之惑服羞戒其過制優戲戒其蕩心耆用無小侈費無微念四

昊撫綏彌隆今忽恣睢虧廢貢職藩臣阻命法當致討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遽興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喻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効誠請命則我爲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稟訓辭居然愎違我二國之命自恃獨夫之强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勑守將蕩除鯨鯢如此則我於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于我雖元昊之姻莫與間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隣伐叛兩有辭矣

邈川大首領喃廝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為仇怨今諸戎能為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劾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得以敵攻敵之良策也臣以為馭戎外蕃之道惟賞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介于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為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儻于朝臣中擇一有機辨材能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可及者使自攻取之

色破民産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侵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氓之生路以弭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疲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為用非成功之勢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慶緒相州之

以為西疆之事宜聚重師于永興為臨制根本之地然
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陵險阻飛輓為艱邊儲軍資供須
勞敝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
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為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
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之餉百姓至挼穗
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達食貨輕重之術然
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于爾時
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

允當義在兩全今西鄙遣人已到境上欲乞朝廷降詔元昊大約言昨者朝廷納卿款誠亦縁契丹啓贊嘉其善意遂議加封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户頗失甥舅之懽契丹遣使為言朝廷睦隣有體揆之大義有軫于懷卿宜審處事宜早除嫌隙則誓書封冊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具及此意如此則朝廷於西人有恩意之厚於北鄙無搆怨之端中國禮義容覆大矣若將來契丹却與元昊通和遣人復請開納則今詔勅已具後命

元昊被此德音應知感戴儻其凶德復為抗拒則較其輕重羌戎之患小契丹之患大斷可知矣叨蒙逮訪合罄愚暫採擇用捨繫之朝廷

再上議事

臣等近為中書樞密院傳聖旨宣示所答契丹國書令各陳所見已於初六日同上劄子具陳事意竊聞朝議改定回答契丹書以為元昊若盡如要約即朝廷難為辭却者臣等竊懷未盡須至再有敷陳蓋當今可慮于

西者三可虞于北者五何者若朝廷已納元昊誓書勢必便行封册而北使復至固邀我以拒絶此其可慮一也若朝廷已納元昊誓書遲留未行封册是使西人窺我有所牵制此其可慮二也必不獲已而封册之命中止是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此其可慮三也若報至契丹見我辭拒意堅言切萬一雎盱生忿因成急變則河東河北忽為所乘邊備何若此其可虞一也且以西人構難於我彼曾約束使來納和今西人起釁於

即具以此意回報契丹因令使人邀其終趣于北則言
遜而體正於西則名拒而實通凡諸事機後皆可救臣
等位叨侍從義均休戚國之大義復蒙訪逮愚慮所及
不避再三伏望朝廷更賜採亮取進止學士家祁同上

樂全集卷十九

昴風義有所感發愧不任職為公朝羞夙宵以慮紓過
責者略條三事以聞惟陛下留神省察伏以今日之事
最切者在乎明賞罰辨欺誣通謀議審兹三者則内可
以正軌度外可以遏寇虐致治之本致效為速何謂明
賞罰臣聞善為國者必先正賞罰之分賞罰必行則人
以生為辱以死為榮人不畏死舉天下易於反掌况以
討賊乎及駕馭失所紀律不振則以徼倖為賞姑息為
罰雖賞而士不知恩雖罰而下不畏威上習因循下懷

暴邊亭千里蕭然一空賦輸興發天下被其勞交黨株連公議不立至于不得已但解其總帥以所居官内徙便郡而已又如并州比緣賊入麟府朝廷以方面之重難於謀帥遂以名使楊偕寄任方面而處事踈略陳請謬悠駭于人聽夫麟府輔車相依而為河東之蔽無麟州則府州孤危國家備河東重戍正當在麟府使麟府不能制賊後則大河以東孰可守者故麟府之於并代猶手臂之捍頭目也而其上議欲棄其地既知才之不

靈獨運各延圖議斷主乎一陛下冲執謙德推委仰成
柄用既分事揆必隔陛下誠能矯往弊稽舊典合二府
一政事真大公之盛舉也即若重前規難改作臣謂應
樞密院事宜與中書合議使理道相通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故臣曰通謀議意在此也凡此三事今日
切務恩威明則邊臣奮欺誣辨則朝廷清謀議通則政
事平而命令一皆治道之急者臣猥以孤微當得言之
地所恨知不足以造微材不足以成務敢進一得冀裨

窘百職曠廢此時廟堂之上豈容非材夫欲朝廷尊邊
事寧其要在乎揀別大臣才不才而已矣陛下若去不
才之人又復誰當進用若使宴安朝列容身養望者優
游備位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茲事體大實在詳
察謂宜詳求利害稽復古制省樞密院歸於中書若又
重於改為則莫若通樞密院之職事於中書見任樞密
院使副才者留之不才者去之其諸房吏史且皆如舊
措置施捨徐更圖議是足以一政事之本重賞罰之權

汰冗濫之員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不傷體裁而成之
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有益於國
願斷自聖心行之（時降制以宰臣兼樞密使）

請不罷兩府聚廳商量公事

臣伏見宰臣賈昌朝陳執中等乞解兼樞密使已降詔
允所請自古已來歷代之制三公之職無所不總國初
中書樞密院兩相兼領臣竊詳其時葢是後周世宗深
意欲合二府以復唐舊及范質等罷其職遂離事體兩

分謀議不一總於主斷實煩柄馭比以隣敵構患邊防多警始命宰弼閱決機務國論粗合習以為常今疆場雖即漸寧戍守未能解備御北國如御虎饑則噬人養西戎如養鷹飽且颺去兩相既罷去此職退朝必更不聚廳便如路人往來杜絕今雖有處分凡干軍國機要及邊陲事宜令依舊同共商量施行又緣朝廷舉動惜體中外人情易搖三邊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議便是非常之事遠動四方之疑合固易離離則難合今聖恩

盡公心上裨國體

請乘閒召大臣論事劄子

近邊鄙有釁朝廷多務仰惟聖慮豈忘憂勞然逐日視朝御前後殿各不過數刻自兩地大臣以次進對急急呈文書而罷至于論道經邦則未暇也今高秋氣清宮殿涼爽臣願陛下燕閒之餘延召大臣從容賜坐與之圖議天下之事則治亂得失盡在几席之上矣臣觀今天下之勢可與之安可與之危安危之勢顧陛下力行

之何如爾且帝王之體如天之行健不息如日之高明溥照深處宮禁自取蔽隔此陰沴之變所以作也惟陛下特開睿鑒諒納愚衷

論治道先後

臣聞今中外之議者莫不以羌戎之警兵賦之急為當世要務臣竊以為凡歷代治亂安危之所起不在邊徼之外蓋嘗在戶牖之間爾故臣所獻愚言先陳近事伏惟陛下少留神慮臣聞禮曰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正其身何謂先正其身昔商中宗嚴恭寅畏治民祗懼
不敢荒寧文王卑服以念稼穡之艱難不敢酗于酒
德樂于逸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彼聖人者不惟躬自菲薄兢兢治道亦惟聲味逸欲
非養身之益故務為勤儉退從淡素具示愛民之意其
實有自愛之道焉恭惟陛下春秋鼎盛臨御日長雖三
靈保祐而國嗣未立臣願陛下上思宗廟社稷付授之

重下念中外士民繫屬之心保愛聖躬配天悠久省諸無益之樂移為居安之慮神怡於穆清之外福及於照臨之表此謂正身之道何謂先齊其家使夫宮闈有禮之謂也自景祐巳來嬪御之列行非婉順輒斥遠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廟社之為重而不愛其所私蓋患防未然悔生所忽斥遠之事非宜數也不若節之以禮制之以義敘進良淑無昵賤微詩曰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此所謂齊家之道何謂先

治其國大臣百職之謂也伏以近歲邊陲用師指縱受
成實在二府凡所除拜宜使將帥心服物議稱愜然後
朝廷尊重成功可期如其不然則堂陛不崇中外失所
瞻望矣成命遂事臣不復論至于才與不才固亦何逃
聖鑒又自景祐之末綱維潛弛上下苟且人素姑息怙
權相比愛憎相奪立朋黨者有之漏泄機事懷撓朝政
專己見者有之陛下知臣之明既照見其情狀稍去其
弊矣儻更振厲紀律審詳邪正則憲章脩舉百度用正

此所謂治國之道臣以庸昧擢從疎遠今日乃始陟文
陛望清光指事剖誠不識忌諱萬分有補百死無悔

貢院請誡勵天下舉人文章

臣聞文章之變蓋與政通風俗所形斯為教本國體攸
繫理道存焉况今官才專取辭藝士惟性資之敏而學
問以充之故道義積乎中而英華發于外以文取士所
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者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伏
以禮部條例定自先朝考較升黜悉有程式自景祐元

年有以變體而擢高第者後進傳效因是以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竒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煩為贍逾越規矩或悞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丁寧誡勵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考試諸進士太學新體間復有之其賦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論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條陳他事者以為不合格

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況近司輔臣股肱同體協恭和衷豈容乖異竊聞中書奏事爭辯御前連日紛譁中外喧駭其于事理必有曲直伏以中書政本其所擬議即為命令無作好惡是謂皇極各徇所執何以適治歷代敗亂之兆皆由朝廷立彼此之論而已彼此立則朋黨分朋黨分則勝負生勝負生則攻奪作攻奪作則敗亂之所以起臣願聖心深鑒於此緣中書議論之事頗密外傳不審不敢以為言故陳理亂大

體而已

論小臣妄投封章訕上事

臣聞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揺動俗用不静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使卑陵尊左氏傳曰下陵則上替陵替之漸不可長也竊惟近歲以來時風寖敝是非起於憎愛毀譽移於朋黨貴而尊者畏訕誣之見及故待下之道謹賤而卑者恃詆訾之可行故奉上之禮益倨更相姑息遂成氣俗法制因兹不振堂陛由是益削且軍

日來在位臣僚齷齪習為姑息遠嫌避怨以防多言風俗澆漓公道陵替事雖輕微實傷國體其撰詩譏刺之人乞下荆南密切搜捕必令推獲以寘嚴科庶示四方知所誡懼

論赦前事

伏見近歲臺諫及按察官等多發人積年罪狀及有奏劾之事輒請不以赦降原減作法於涼甚非治道赦書之文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所以省刑本而

著至信也人之多僻其亦久矣在於中人孰能無過若以一眚之故而為終身之累臣恐舉世無全人矣既經赦宥許之惟新忽復追論誰將自保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相沿弊迹寖成險俗弃瑕録善義則不然伏望特降詔書明諭中外今後言事及按察官等不得發人累經赦宥之事及乞不以赦降原減上資忠厚之風允穆大公之化

請因郊廟致誠以謝災異事

伏以禮行于郊乃陛下所以恭事天地嚴配祖宗而對越百神者也故非多儀備物之為貴在乎外致精虔內盡誠志而已自景祐五年郊禮之後災異數作三辰失次于上五行作沴于下水旱流災于內夷狄侵寇于外臣伏思陛下自攬寶圖其難其慎恭儉之德率已無懈愷悌之化視民如傷宜乎三靈降休萬國戴仰而天人之際未為順敘者蓋由左右中外百司庶職不能協心將救輸誠徇公上承聖猷以臻至治臣聞禹湯罪已其

興也勃焉禮曰陽感天不旋日陽者君也言人君若發
心致誠上感于天其為響答速不逾日臣願陛下惟災
異之來其必有以因時郊祀齋居務清上思祖宗付授
基業之重下思生民託命賴慶之意遠思前代邦家興
亡之故近思朝廷紀綱得失之體內思宮禁帷幄左右
之蔽外思戎狄邊疆侵軼之患總此六思深存遠念晝
則思之於匕筯夜則思之於几席至于入廟與祖宗相
見登壇與神祇相接因蠲潔之薦致精虔之誠引咎在

躬祈天永命以示陛下知上天告戒丁寧之意庶乎上天知陛下寅畏脩省之心則感應之來必不旋日勃興之福不獨在乎禹湯竊惟宸衷明發攸憲愚陋所見豈能忖度緣臣職在規諫志存裨益近慮所及期必上達而已

論郊廟三事慶歷元年

臣前所論請於郊廟致誠以謝天戒此乃内出於精衷者然祀享之禮在於内盡志外盡物外盡物者不貴乎

物之多也在乎稱禮而已臣近奉勑執事于郊廟故舉所見不稱禮之尤者三事以聞蓋疑於典故别無討論禮也者主於恭而已矣此聖心可裁正者也

一圜丘黄道

伏見圜丘昊天上帝皇地祇用黄褥位祖宗配侑用緋位以示損於天地也皇帝板位及飲福位皆用緋褥示不敢踰祖宗也而自小次前設黄道升壇夫黄道之制不著于典禮臣竊詳之蓋以皇帝既解劍脱履用藉步

為潔既用藉步而色用黃則是踰於祖宗褥位之制而又從升壇諸執事者盤辟廻旋禮容不肅至于襟袂委拂神位以避黃道故也且壇上既鋪織罽為藉臣謂自小次登午陛例可罽藉其黃道特請徹之於禮為稱

一小次

皇帝既行禮當就壇下褥位其小次之設皇帝奠幣登獻每降即就次至于近侍左右輒幄後休坐則陪位百官不能不跛倚懈惰夫三年一郊禮稀曠矣而又恭虔

之不足非所以副陛下事天尊祖之意掌次周官所載禮有舊文若徹其帷蔽虛而不處即此變禮始自聖明後世有述矣

一祠官

凡祀事主於肅恭況禮行於郊廟若肅恭不足是謂黷祀臣於太廟見司徒升奉俎而俎已入室命執事者復舉以出乃始奉而薦之其不虔乃爾又監禮之官終事不至有司莫詰御史不糾百執事之懈于位乃爾應緣

祀事官雖於尚書省受誓戒徒習虛儀而已請特降中
旨申勅御史臺嚴加糾察以懲不恪右三事切於禮意
事非難行上可以將陛下之精誠下可以正朝廷之彝
典庶乎三靈來格百福饗臻倘蒙聖心特垂察納即乞
降出施行中旨徹黃道不御小次百執事不恭其職糾而正其罰

郊禋赦書事目

錄用近代有功邊將子孫

本朝將臣如楊業田紹彬曹瑋張凝李允則等皆禦寇

守邊名迹著者其子孫中器能可選任者各為升擢邊任即門緒衰微仕籍不續推其近屬量材録用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存亡繼絶春秋大之此足以示邊臣之勸

邊上守將量與賜賚

郊禮應行事官及雖致仕而得陪位者内外諸軍將校皆以例受賜邊臣守將不預焉其緣邊諸路極邊守將謂宜等第量賜器幣以均慶賚

願渡河令即河東轉運司分處於近裏州
縣務令在濟
麟府州患在儲廩不屬要在節食惜費其間居人既東
渡河避寇就糧商販亦應不至勢必難以自存倘因赦
文開此一意外亦推恩内實減口若轉運使能以經畫
處之得所則老弱之口内徙必多賊退還業茲亦權便
功臣許立私廟賜戟
按唐制三品已上許立私廟賜門戟今朝文武階勲品

高者多難為一例如三朝配享功臣及曾為將相雖已
歿有功徳於世者今其子孫雖微不應立廟宜令史臣
先具功狀申中書疇其勲迹之著者許令本家追為修
營見任將相固自如禮仍令禮官詳定立廟典制頒下
及賜之門戟凡名器所以勸功勤章等威也若依令典
則當賜者多受賜多則人不以為貴謂宜且以特恩示
褒勞臣

京東稅賦

應天府濟單曹濮鄆廣濟軍等昨全無夏麥轉運司不與減放租稅朝廷知民力之敝令南京通判宗純體量而已後時督納了足比秋復旱所收苗稼一二分又復不為蠲除因兹覃慶請與免放

河北兩浙京東西或有流移令所在安存

右四道內兩浙河北艱食尤甚宜令轉運司多方賑救應與災傷之地鄰近郡縣若有流移人戶在其境內守令等務與安存量發廩粟以賙救之

恤凡大辟之情法輕重小可矜者累聖加恩俾讞于有司卒附寛比景祐中嘗因赦文著為減定剌配勑以省報復之煩今慶歴編勑中配隷條目比前勑益多罪有等差故配有遠近械錮遞送相望道路荆湖嶺峽尤聚奸慝比者蠻寇猖獗亦聞此輩類多從惡若無釐革配隷不已誠恐遠地寖成淵藪乗間扇動助成厲階幸因赦書乞令諸路提點刑獄轉運使與逐州軍長吏各據配到人元送犯由詳加揀别所犯情理稍輕者與直移

就本貫人情安土必差自顧惜流離咨怨為念必輕其編勑及續降勑諸刺配條乞別差官重行詳定議從減除則刑本少清民心胥悅非惟示仁政之大體抑以消遠方之釁兆也

一事請減均畿縣稅賦

伏以京甸者天下之根本賦役者百姓之生命今畿內租稅之制比四方最重輸送之不給則輒託於水旱之災以倖蠲放夏秋羣訴歲以為常且都城之內豪商大

姓累貲居貨以逐機利僭侈逸豫無所不至賦調所不加更徭所不及而農民服田力穡供税租給徭役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内外勞逸之殊如此又權豪之家凌奪貧細竄移税色輕重不均乞因赦文明諭恩意為擇明敏朝臣據府縣版圖賦租名數重定税式稍從輕寬按地頃畝均其輸入變折雜科率為定例仍制都畿之内嚴立占田之限無使形勢侵併單弱此實彊榦之術扶本之道也

請因郊禋肆赦招懷西賊劄子

伏以前景祐五年有事於圜丘西戎貢職不至始發釁端次年春遂構兵犯邊殺掠吏民邊將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以勝歸濟其兇謀氣燄益盛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輸輓供給天下為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嘗聞自邊來者詢賊中事葢今羌戎乃漢唐郡縣非以逐水草射獵為生皆待耕穫而食賊每點集資糧器用人自為備須歲年為計乃能一

大舉雖破城寨不能有我寸土也而又絶其俸賜禁其關市賊中尺布直錢三數百邉防守備繕完益固賊情見勢屈自當改圖然猶騎虎不可復下雖有悔心亦何由自通誠欵朝廷雖欲招來若非時無名事亦難舉儻因今來郊禮覃慶之時特開曠蕩之恩示以綏懷之意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書其辭意大略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為度含生之類罔不覆育況朔方靈武河西五郡聲教所曁莫非王民頃自德明已來克保外臣之節朝

廷眷待恩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爲本藩推戴
緣其附順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
至興兵使邊人不寧師徒暴露今親郊上帝盛禮告成
慶賜大行囚繫盡釋乃眷西顧惻然軫念虧於撫育吾
甚傷之今後夏州或有使人至者候人不得過絕或有
願通於朝廷之意即令邊臣受而上聞且泛告邊臣以
謹守封略罔或生事令牓而揭諸塞上或邊臣之有感
望者遣單使以朝旨往爲開諭足彰陛下德義之厚無

以賊之不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之久戍也今賊無革心而吾屬不可以不効命而鬬戰矣自邊之民至于天下之民必曰天子所以赦賊蓋念賦役之煩擾吾人之困勞今賊無革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黨必曰天子幸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主茍不思焉是驅我于鋒刃之下以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我怒彼怨賊有自焚之勢則成敗有所分矣今議者闇臣之説必難臣曰賊自入寇無不克何困之有今雖

招懷之徒示國之弱賊肯革心乎臣請對曰昔遷賊之為邊患也號為驍悍有謀略者陷朔方靈武國家喪地且千里而其衆亦大弊爾時繼遷雖不為六谷所殺勢亦不支矣故其死時戒德明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聽故德明款附畢世不渝今賊非遷比也不幸自其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嗜為寇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等應疲潰矣今朝廷處

畫邊事守過益固將卒用命財用不乏雖未能大殘其衆姑使來無所掠獲即賊自窮蹙今先開其歸路以爲後圖縱賊未懷與國何損必又難臣曰賊雖致款戎心可保乎即有其實邊備得以徹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于澶淵北主始遣使議通和好俄又其統軍達蘭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戎心徹警備而謂繼好至今之堅乎在朝廷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費歲且千萬用師以

來係纍殺戮幾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
和戎為利征戍為害蓋深念此也伏願陛下延名二府
大臣試詳此議儻蒙採納則生民之福實所繫頼臣不
勝區區之懇

乾隆御覽之寶

欒全集卷二十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